

夕花朝拾>>>



多希望父亲平安健康地走下去，恍若故年时，他手里仍举着那满含爱意的板子……

## 父亲的板子

□庆小霞

父亲曾是一名校长，退休已十年。他为人正直、刚毅，对我们兄妹三人要求极严，小时候的我们，便常常为犯错而挨板子。

姐姐老实听话，挨的板子最少，我虽是老幺，可生性顽劣而倔犟，挨的板子不少；最可怜的当数哥哥，他是老大，挨板子成了家常便饭，动辄就被父亲的板子逼得离家出走，让父母心急如焚地四处寻找。在我五年级时，哥哥考入南方某名牌大学，离家时他豪迈地宣布：从此，我再不用挨老爸的板子了。

哥哥走后，我自然顶上了他的空缺，成了家里挨板子最多的一个。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休息，早上父亲上班前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吃橘子。那一天我一直在盼着吃上金黄的橘子。父亲总算回来了，我发现他竟沉着脸。我说：“橘子呢？”父亲问：“你从家里拿钱了？”我自然否认，父亲气急，揪住我便打：“做了错事不认账，还想吃橘子，先吃板子吧！”那晚，父亲不让我吃晚饭，倔犟的我依然咬紧牙关不承认，父亲又气又无奈。第二天真相大白，原来是我的一个朋友“陷害”我，父亲这才明白过来，买了一兜橘子给我道歉，那时我才痛哭起来。这是我挨的最无辜的一顿板子。

小时候家里困难，父母日日为我们的口粮发愁。有一次妈妈蒸馒头放多了碱，结果蒸出了一锅黑馒头，难吃极了。哥哥和姐姐乖巧听话，可我吃了两天后再也受不了，第三天趁父母没注意溜出家门，找到那个我自认为隐秘的安全地带，小心翼翼地把剩馒头扔了。

过了几天没人发觉，就在我心中窃喜时，突然看到父亲手里拿着我扔的一小块馒头进屋了。自然，那晚我被父亲关在小屋里痛打一顿，父亲边打边嚷：“让你再浪费粮食，你知不知道你妈受的苦？”是啊，我怎能忘记，每次家里断顿时，都是妈妈去姥姥家背粮食。为了省钱，妈妈不舍得坐车，就背着粮食一路走回家……从那以后，我再不敢浪费一粒粮食。只是到现在我还纳闷，父亲是如何发现那块馒头的？不过那是我记忆中挨得最狠的一顿板子。

如今，父亲老了。我多想让父亲像从前一样，在我犯错时，呵斥我甚至再打我一顿，让我时时警醒。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，默默地望着一个地方发呆。此时，父亲的白发剑一般刺痛我的心：多希望父亲平安健康地走下去，恍若故年时，他手里仍举着那满含爱意的板子……

若有所思>>>



搬家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坛坛罐罐好运气，而精神的搬运，每一件物品，都在寻找它原来的位置，过程缓慢而悠长。

## 所需甚少

□王太生

我搬家，一大堆东西，杂物纷呈。刚开始以为，居家过日子，什么东西都需要。当喘息未定，草草地安顿下来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所需甚少。

许多人搬家，喜欢搬书，我觉得这似乎有点儿矫情。把成捆的书，暂且搁置一边，让哲人的思想和智慧小憩。搬家时心气浮躁，你不得不忙那些庸常而又琐碎的事情。

粗略计算了一下，有这几样东西很重要。

一根电线，勾勒出生活的几何图形。搬到租来的毛坯房子里，表情和面孔都很粗糙，一条射线，将我这个小点，通过网络，与外面纷繁精彩的世界连接，不至于被遗忘。

我目前的生活，仅限于网络、蜗居、到单位上班，是这样一种点、线、面的关系。或者说，散步也是一条射线，从东到西，或者从西到东。

两条平行线，一条用来悬挂腊肉、腊肠，那些浸透生活滋味的腊味，风干成抚慰我并不挑剔的胃肠的美食。另一条用来晾晒那些洗却岁月风尘的湿漉漉的衣裳，关键是它还可以晾晒几条毛巾，拿起来方便，起码可以很快保持一个人的面容清洁。余下的，掐一截，连接灯光照明（这时候，那些玲珑剔透的壁灯、吊灯，单就实用性来说，还是抵不过一盏台灯或一支日光灯）。屋内虽然乱，但我依然可以保持容光焕发，衣着光鲜地走出门去。

一张桌子。木质的东西总能给人安全感和依附感。我伏在这张桌子上，嗅着人间烟火味写了几十年，虽然两边抽屉破损，左边放着平淡，右边放着世俗，但从实用和耐用的角度打量，我还是觉得，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其价值和价格，应当在一件华衣之上。虽然现在的普遍行情是一张桌子的价格，在一件衣服之下。这张桌子，让我在疲惫和倦怠时，双肘支撑，有一个可靠的支点。

一张床。我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搬家的。搬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安顿好一张床，不然我的梦无法栖息。如果床的位置没有选好，我在租来的房子里将坐立不安，无法安寝，我的生物睡眠和精神睡眠，就成了大问题。

几颗钉子。“对于一个手中只有榔头的人，他所看到的问题都是钉子。”这是马克·吐温说过的话，此刻与我无关。一个人，他更多考虑的是，将当下和今后如何连接。这样，把该挂的挂，挂起来；该放的放，放下，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生活，才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。

这几样东西很重要，我觉得它远远超过一本存折或一张信用卡的实际用途。这时候，金银细软，不知被塞到哪个旮旯儿，只能留待日后细细欣赏。

一个人要安身立命，还是要抓紧时间，将几件简单的事情办好。

当然，搬家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坛坛罐罐好运气，而精神的搬运，每一件物品，都在寻找它原来的位置，过程缓慢而悠长。

生活手记>>>



人到中年，欲望越来越少，心思日渐明净，功名利禄视若浮云，家人健康平安即是最大的幸福。

## 人到中年一碗粥

□卫宣利

30岁之前，我的饮食习惯是只吃干饭不喝粥，甚至连水都很少喝。我的身体，似乎并不因此而枯涩，皮肤光洁润泽，声音甜美灵动。可是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每天不喝上一碗粥，我就觉得面目枯萎言语干涩，像一朵失了水的花。即使面对山珍海味亦食之无味，唯有一碗热粥下肚，方觉通体舒泰，整个人都鲜活光润起来。和朋友聊起这种改变，她们送我三个字：你老了。

可不是老了吗？那些年少轻狂的青葱岁月，张扬、热烈、光彩炫目。理想、爱情、事业，对未来的憧憬，对远方的向往，世界像个万花筒，迫不及待地想转一转，再转一转，好把五彩斑斓的美景一一赏过。时间如此紧迫，只觉得自己像旋转的陀螺，停不下来，也不想停下来。这个时候，心浮气躁，欲望像涨潮的海水，一波赶着一波，哪里能体味到粥的好处？这个时候，总喜欢方便省时的快餐，自然没有耐心围着炉子去熬一锅粥了。

等到疯了狂过了，人渐渐安定下来，便已是中年。此时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再无浪漫的空间，激情也逐渐退却。于是开始明白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，也比不上家里那一盏温暖的灯让你心安；远方的风景再迷人，也敌不过女儿的笑脸让你痴迷。在这个外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，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一样，无非是吃饭、穿衣，和自己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，一起抚养孩子长大，送老人安宁幸福地离开，两个人守在一起，慢慢变老。

人到中年，欲望越来越少，心思日渐明净，功名利禄视若浮云，家人健康平安即是最大的幸福。不再奢望珍饈佳肴，对奇珍异味亦无兴趣，只要每天能喝上一碗热粥，便心满意足。

朋友把能不能熬一锅好粥，当作评判一个好女人的标准，我深以为然。熬得一锅好粥，是需要耐心的，从选料到火候，从熬前的浸泡到熬时的搅拌。粥可以简单，一杯清水一捧米即可；也可以复杂，将大米、小米、红枣、花生、莲子、绿豆、百合，统统放进去。这个熬粥的过程，把急躁一点点抚平，把粗糙研磨得细柔，在文火中慢慢煮，细细熬，心绪安宁，明净如花。

人到中年，杂事繁多。此时，只需一口宅心仁厚的锅，把身上的负重、历经的辛酸、内心的苦涩、浅淡的忧伤一起放进去，文火慢熬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一切烦恼琐事便烟消云散，只剩下一碗香糯浓稠的粥。人到中年，有这样一碗粥，便觉人生圆满，世事畅意。

